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2 1953

戰國策

T2527/

3115

01

五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新刻李太史選釋國策三註旁訓評林卷之三

趙

肅侯

蘇秦以合從說趙

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

稱其高而資之

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肅侯弟

姊公其

思於前之日父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

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

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

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

趙策

凡我曰合從起于趙故秦說趙獨異他國



安民二句以
一

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用也
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
而者為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若言斷絕人之交橫人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
左右曰言所以異史作請別白陰陽而已矣陰陽言
而端指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疆裘狗馬之地齊必
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

天子誠能聽臣
至此臣之所以
為大王頭也先
言利以誘之所
以言謀交之利
也

與秦固不可與
齊亦不可與上
倚秦倚齊之意
蓋言齊秦明韓
魏楚弱而上即
絕道不通而且
無援則趙魏秦
之善秦款已得

使致封地下文封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
侯夫割地效實實如禮五伯之所覆軍禽將而求也
封侯貴戚湯武之所此非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乘拱而
兩有之毋衣拱手言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
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
河外韓弱則效宜陽皆以此宜陽効則上郡絕上郡
安宜夏綏德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
保安之地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款已得行於

國史三十一

一六二

則必事兵向趙
而戰于邯鄲之
下復言是以休
之所必及不
得之害也

趙所患者韓魏
不支而入秦故
當親韓魏以備
秦上之所畏全
為大王患也
明此言以申明
交不得之害也

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
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
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地里帶甲數
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地南有河漳
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
以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
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
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
川之限稍蚕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韓魏兵止於此}

臣即以下至其
上決事哉欲其
審度利害而決
之

引堯舜禹湯
說十巫操之詞

巨竊以下至同
口而言之故所
以言復利之實

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

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

^{一夫有田百畝}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千人車不過三百乘

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

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節^{機括}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

人之言^{掩猶}而以真真決事哉^{以無所知識}臣竊以

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

擇交而并之意

夫衡人以下至
顧大玉孰訂之
也所以言衡之
害當得交而不
得之意

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
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
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歆割
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臺有木曰榭美宮
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
軒轅後有長庭羨人巧笑率有秦患入而
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
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暗指橫人疑去謠屏況
言之迹塞明党之門故尊主席地強兵之計臣得陳

秦之說僅以
禦秦不言所以
圖秦

六國如世親秦
果無知之何指
其不其明而爭
割地以自取
亡六國其在也
哉

忠於前矣故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
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
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
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
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
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
漳博閔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
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
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

并州即

北山是于南山是于則午

道秦南道也塞之也

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儼秦
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
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
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
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

張儀以連衡說趙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

言此不
敢所至

大王牧率天下以儼秦

收天下諸
侯而率之

江擯
斥秦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

治

大王之威行於

歷隔兵

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

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

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

因畏趙而
飭無故

西舉

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

遷鼎之說
大言之也

守白

趙策

亦將辭

趙為從盟三故
懷說之身存身

馬之津秦雖避遠然而心忿恚怒之日久矣今寡
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武王與殷紂以甲子日戰而紂亡殷
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
從者特蘓秦之計秦熒熒火光也猶眩惑諸侯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今車裂於齊之市夫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
魏稱為東藩東方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
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君求欲無危豈

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
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
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
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
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
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
陽君相肅侯之弟名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蔽塞使不明獨制官
事制治也寡人宮居居深宮屬於師傅凡事俱稟命於師傅不得與
國謀先王棄郡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

趙策

九我曰地開
遇非有目之所
先也不得已而
有機鄰之事
去而已兵嚴而
上用命雖不胡
服其无成功如

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
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越行趙越同
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
割河間以事秦

靈王款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間居無事之日肥義侍坐趙賢人也曰

王慮在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度也念簡襄之迹計胡

狄之利乎原無平字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

錯賢務明主之長委質於主務以臣之論也是以賢

其不夫雖易服
交古何救于敗
孟子曰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不
為也武靈之志
欲得中山劫地
而已遂卒因而
夷其美其不權
于輕重大小之
差也且所稱反
古之說皆鈎金
四封之類古所
謂以力言亂舊
政者何是取哉
而史无訛故佈
命之

君靜而有道也民便事之教非導其民使動而有明

古先存之功高先統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

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

繼襄主之業襄主即趙襄啓胡翟之鄉而卒存不見

也本古無能敵弱者我為胡服敵用力少而功多可

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古之功者

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

之怨原作恐從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胡服今

除裘而存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

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殆母顧

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

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而禹袒入裸國。非國人

非以養歆而樂志也。歆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

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

賢者戚焉。以此異趨知在。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

可知也。雖毆毘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應前啓

鄉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太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

霍打曰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

公行也。子不及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

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

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

賤，行政在於信貴。所謂行法自近始也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歆

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統事成功立，然後

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從政之經。疑術字以輔公叔之

議。與之倫此且寡人聞之事和國者，行無邪，因貴戚

者，名不繁，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

石書曰自中國
至義行也似周
官大司徒文

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
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
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
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
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遠疾於事也
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今王釋
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
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
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

鯁大鮐以其戔
為冠林某鍼也
言女上之拙

青陽曰儒者一
師宜俗之同也
中國同禮宜教
之合也俗異教
則則禮不足恃
而治無常法也

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
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謂以丹青畫之常居水中以象龍子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既越之
民也黑齒雕題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鯁冠林絳林即鉢字通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
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
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
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
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俗異異曲

如同曰予揣武
矣王之胡服其
所明告族臣者
曰將以興伐中
山却林胡樓煩
也視其異日胡
服而北畧胡地
欲從雲中九原
直入秦不幸而
詐為使者入秦
為秦所竟耳不
然武矣王因而
招胡也遠近引
弓之同於以長
驅秦中未可知
也
霍林曰無權將
何以守者及言

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於已而不非者
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
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
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東有燕東胡之境
東胡烏丸之先后為鮮卑在內奴東故曰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樓煩即
北在趙邊邑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
秦隔河也
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
胡樓煩秦韓之邊東原作參從吳注改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
以及上党不塞者志在遠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

言也變服以備
有正言也戰國
先秦文字多如
此

石貴曰趙武靈
王夏胡服而強
魏孝成王與胡
服而弱雖然而
為此不為彼也
君子謂武靈之
不善求強少立
之禍天實報之
以悖論矣

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累吾民累繫同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
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党之形遠
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印圍鄗事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
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
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
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
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

君無救言國之祿也祿循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

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能盡忠則無罪過子其言乎

趙文曰當古輔俗順當循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

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

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

圖之王曰卿言古俗之聞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

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宮而順政也非所以

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

伯不同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

如同曰商君傳與此多同此所不載者二趙諫詞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此所錄固不能無異也商君傳與此同簡此文

論語而肆可以今禮之漢韓安國主慨以伐匈奴游難之詞亦間林其數語

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

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

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

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

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臣聞之

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

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依慮往而易見也徑以步

使有令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古非所以教民而成

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

鄒魯好長纓身
奇服也然非其
意皆淫僻也而

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治原作禮從史商君傳改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

有孔門顏冉之
屬豈无奇行哉
方俗僻處山谷
而人皆改易不
通大化則是吳
越无秀才何得
有季札

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節衣服之制。原作謂節謂制從史省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九我評 武靈胡服之意與漢高游冠之意同

趙策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

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

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

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若忠可

以宣明其音寓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

計也指胡服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此指立傳循計

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而不繁雖有過失而不累訪議之行咨訪於人而右

一陵大似國語又

素位而行不為威彘所移也

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

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

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

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

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

而不快繼和於下而不危苛急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

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實臣之罪也附會君命傳命猶官以煩有

司立傳而令之辱官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

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舉國未曉

愚謂死所見醜
款其不以王子
為醜也猶曰幸
勿見醜勿令溺
苦於卒是款

王所以胡服之意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
故臣亦不敢迤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
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
使子体師傳之官款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款子厚愛以教
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御道以行義勿令溺
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君先者明其高不倍其
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
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
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黃金師比漢書黃
師古云胡以傳王子帶之飾也

趙策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

破散步卒他所

牛贊趙人進諫曰

國有固籍

固言不度籍猶令甲

兵有常經

一定

變籍則亂失經

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

其兵者輕其敵

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

便其用者

便於本國械用雖難

亦以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

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

散兵以奉駟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

九我云現時而不
不現於時乃視

俗而愛不為俗
所窺也

至高界王

故賢者觀時俗猶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
官府之藉。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
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
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
代交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
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
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服騎射之便利。吾聞信不棄
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藉。亂寡人之事。非子所
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

趙策

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一本作倫
中辟地千里。

九我評 胡服三章多排偶語漢鄒枚終王之文

似之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明下疑有脫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者善之也下同有趙而

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

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

言其痛切

東窺三句言心不能忘惟寤寐則或忘之耳

道以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
 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
 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
 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
 而尚相關兩救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
 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
 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
 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楚懷王今攻楚休而復之兵已罷已五年矣
 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

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舊所侵地及楚之故地楚王美

秦之語貪秦反故地之言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

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特不合秦

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

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

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

馬兔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疾於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

於梁矣安信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

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安環中一作趙

以上論楚橫之利害其當

矣。秦視趙在其度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內如物在環中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趙國行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趙策

惠文王

齊人欲說魏事齊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

以趙自助秦

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

韓趙魏燕齊也

無功

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

解其怨而取封焉。

下文取封魏王

昭

不說之。齊人謂齊

王曰。臣謂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

也。為趙也。

本以秦屬

五國伐趙。

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

同伐趙。趙

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

文甚危着

國策二注平林

三卷之八次完鬼

上

自若用至根齊
者可乎言齊力
魏而魏不知厚
齊也

也。以救李兌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而陰
驚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
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
高地葛孽抱負言其勢明成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
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
取陰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如
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
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處
國謂悉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

反於齊乎以上
乃容燕魏王之
言

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
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
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皆齊
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魏曰
有秦陰疑齊親趙，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
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皆齊人之王顧可以反
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
誣此下此士自陳其說其欲事王齊也，甚循順臣願
王之亟聞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

臣願以下幼王
善魏與魏相聞

於趙移魏之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

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道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

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

與趙治校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

言趙居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者以

威而獨說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却趙使丹也甘之順丹

珉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

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

偏秦以事王言相與侵迫秦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趙策

蘓代為齊說秦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蘓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秦陽君

矣臣謂秦陽君乃趙之李兌非蘓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先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

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

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

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以獨

講獨講則云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若不得已而

九我云陰即上陶邑李兌所取封者

必講據此時趙可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

五國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與韓氏大吏東

勉齊王必無名禁氓也王義曰氓蓋韓人之善齊秦者今伐勤奉陽君合諸侯與

韓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氓也名字當作召禁字衍使臣守約若與國

謂五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敗約

五國復堅而償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

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觶重

者矣觶言有一重後合即上與觶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

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

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有海

內之國負字合負親之交天下常橫而親秦矣以標

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

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氓於

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復

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交兩王秦魏一王肯韓

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

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

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猶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

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益也

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通

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

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

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

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

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不

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大原絕

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燥矣國

燥猶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

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

東分於齊破屈分皆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于是時

救乃按伏其兵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安

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救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

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于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

有猶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

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

趙策

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為齊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心不安也故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焉。

非曾浞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行之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

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

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

聞而觀之也。現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攻趙魏。

虛示以伐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猶疑之。恐天下

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宣揚其德而實伐空韓。

實欲伐空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

言擬議秦之為計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

韓未窮而禍及于趙言韓之禍未已而禍遂及于趙

滅晉國謂安邑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且物固

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

伐而中山亡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盡齊之北地言盡

得距沙丘而至鉅鹿趙地之界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拒於杆

關至於榆中趙地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

都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挈言取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

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

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屬雁門之西非王之有也今

踰勾注開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比谷地逆此代馬胡史作胡大

按崑山在于閬國東北出玉

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

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

之主五國齊楚魏韓燕當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攘地著

之盤孟言得地而銘其功盟於器也屬之讎柞相屬伐趙於酢酢之間與酬酢同

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止秦之伐皆趙地使秦發

令素服而聽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反温軹高平於魏反三公皆趙地

誤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以上言齊德趙之事夫齊事趙宜

為上交以其有志為趙開秦今乃以邸抵同罪取伐臣恐其後

事王不敢自必也言必其不敢再事王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

王為得齊齊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
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下至齊慕王以
天下收之收結就之上也故收言下也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
王深於左右群臣奉計而重謀終其計先事成慮而熟圖之
也

策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鄭人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

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

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

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

之狙喜也狙僂屬而狡黠言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

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

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系故不愛也好兵今王既

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

會有人以下乃
鄧簡之對

國界關

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一下脫字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固守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策

此夫三句乃謂
此夫三國者乃
子謂敵國谷兵
而戰戰事殺將
以取之而得之
于敵國者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人名榮蚤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

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田單

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君奚無趙奢

入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趙勝

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亂也子與敵國戰覆軍殺謂三城也

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割之也

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

重言之蓋反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復嘆惜之詞

有字古又通

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主君謂僕主幸已聽僕也。聽僕用安平君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後其於奢也。不然。奢以為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趙強之兵以

杜燕將。曠日持義。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謂箭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言其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方大曰堵。三者為雉

趙策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
 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衆即
 二十萬之類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所稅不
 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
 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必負十
 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服也馬服君曰君
 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
 異夫吳干之劍吳王使干將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
 鑄之故云

薄者

夫吳干一段言
 劍雖利而不敵
 于柱石之堅必
 折且碎

截盤也皆銅器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二質之石
 上而擊之質以石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
 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類原作為且夫吳干之
 劍材難材謂春脾之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
 薄脾近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
 鈎鈎劍頭竿竿柄也鐔鐔耳鼻也蒙須疑為鈎操其刃而
 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
 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
 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

策二注

三卷田單與趙奢論兵

三

其言屢矣徒不
亟得志况三万
乎

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平時團集之距
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
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即下云
十萬衆攻荆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
五年之事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雖衆徒不今者齊韓
相方猶敵而國圍攻焉。兩國或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
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
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既不能戰亦不可戰
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歎息曰。單不至也。慮不及此

趙策

孝成王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新用事

惠文王

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

長安君君孝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

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

婦必唾其面。左師官觸龍言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

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

久矣。竊自怒。父不見宜得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

也。郤却同。亦自怨以及人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

在貴口此一段
叙事如身宜其
時者安得不動
人目

霍林曰不以少
子不足以發問
開端最妙

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粥原作粥

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勉強而行日三四里少

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

曰老臣賤息舒棋息子舒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

之願得補黑衣之缺得原作令缺原作以衛王宮黑

戎服故云昧死以聞昧原作沒太后曰敬諾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未及填溝壑而託之諫言

真溝壑託是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

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對曰老臣竊以

為媪之愛燕后媪女者稱燕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

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

深遠媪之送燕后也將嫁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

也念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

必勿使反夫意於燕豈非計長久有子孫相繼為王

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

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

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原無曰字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孫原作

如崗曰鄴侯說
德宗無廢太子
亦得此意

石魯曰程子釋
易納約自備曰

左師能危因其
明而導之故其
所也如響焉張
良招四皓亦必

諷洵曰触危以

趙后愛女齊于
愛子未旋踵而
長安君出質此
理而諭之也

三卷之三

三卷之三

三卷之三

注則必不善哉豈他人之子封侯則必善獨人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人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九我曰既載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趙策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昭王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穀地

近故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

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

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

從勝秦則從不勝則不從是自擇便利也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

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

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宋陽一軍臨

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

聖解之智不失
守塞言聖瓶之
人所以為智者
以能不失所守
之器而已

和令韓楊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令王相惠令韓與兵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大守大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器謂瓶，守之不夫則其人智矣。王則有令而臣大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無其不臣請悉發守之兵。以應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

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裁同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為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取必以為禍王曰：人懷吾義。人服吾之義而歸我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欲送其禍於趙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田

國策卷之二十一 秦本紀第二十一 韓宣惠王十一年 三十一

秦地蓋近上黨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令嚴政者因其水為漕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秦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有詔秦使人語耳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

每家賜以六金六金馮亭垂涕而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

國策三注評林
三卷馮亭亭以上黨
三

趙策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媵妾之類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

按婦人為死者十六人則上文二人乃二公之

班

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進兵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竭盡其力而無遺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

石魯曰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非多客也

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無以
抹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
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誠
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
不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喻其地小。猶不予也。今秦
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
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
率如此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
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
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
負之故秦攻之。啓關通幣，齊交韓魏

使其交秦
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
所取王之所
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
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
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
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
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
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
罷。音疲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

霍林曰：虞卿判
事揣情力趙畫
策何其工也

如岡曰論衡之
害如此明切而
其主愚而不悟
何也

秦令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
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
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
秦禍也。資史作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
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
強秦而弱趙也。以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
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
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
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

入見王曰。虞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
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
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
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
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
之。勿復計也。虞卿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
夫趙兵困於秦。又割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
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
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

青陽曰陳軫
懷王賂秦而取
償于齊意亦類
此

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
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
與國與而與秦易道也。言勝在趙不在秦趙王曰善因發
卿東見齊王建與之謀。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
矣。樓緩聞之逃去。

九我評

當趙以四十萬獲於長平之下凡趙庭
之臣孰不魄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
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却願折樓緩之口
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
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辯士策
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
有焉賢
矣哉

趙策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微行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任魏者

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

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後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

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

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

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

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

允我云按禮當
至必因介以傳
辭紹者繼也故
禮云介紹而傳
命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
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令其
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
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
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
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
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
衍亦豫知其不肯平
帝秦故不願見

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
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君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
為父君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吾以鮑焦之
介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
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
不知其非也明已今皆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
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權使其士虜使其
民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過甚而遂正於天下
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

連意謂威王敢於此周者亦以不忍其求訪耳然周以天子而求於諸侯亦事之常死多怪者蓋謂趙之於秦敬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於趙也

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世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期之威

天子下席。

言震苦居廬也。

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期之威

崩。諸侯皆弔。齊後世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

喻烈王崩。

王勃然怒曰：叱嗟也，而母婢也。

指烈王后言汝之母乃婢妾也。

卒為

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

子固

猶必然其無足怪。言天子當如此責諸侯。

辛垣衍曰：先生獨

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

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

然不悅曰：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

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

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
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
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取禮而來待吾君子何所取而僅彼吾君者天子也
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莞鑰也鍵其杜避納攝
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乃退而
魯人投其簞鑰同闕下杜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

王緜山云主人不在殯東將皆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階階土南面吊之

無已無教也

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功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劔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王實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不得盡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

則貴以大義不
劫至此利害切
身處起拜謝此
當時人情之常
而孟子之言所
以不知儀秦之
易入也

帝必欲為之而不已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
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
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
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
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
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
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
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半酣起前以千金為魯

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
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
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九我評按秦將聞仲連之言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
為辨士誇辭愚竊以為信蓋仲連毅然不肯帝秦
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
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
事之克濟不然則且有併倘非常之畫以佐趙之
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故耳不然豈為虛言却哉

趙策

馬忌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即白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趙奢之子趙括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救守困救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以然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

文勢如流泉

趙策

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救。休兵休息之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年魏公子名年游於秦。且東魏歸

然則雁侯之謝相印豈獨悟秦澤之說蓋魏年有以啓其机也

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

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

此者多矣。坐此富貴而死亡甚多。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梁人。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

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

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

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

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

大飄於清風二句言惟乘清風而飄至則橫絕乎四海

首尾照應

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乃燕秦合從事。而秦不得

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

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得猶言不可知。臣竊為君不

取也。君曰：善。君字當是相國之悟。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

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迎客面之。

有顧則反。至坐，迎客面之。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

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

此數句文類字

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即中以為冠？王曰：即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令為天下之工。所以治國之，或非也。或非能治國者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幼而美好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喻而驂馬服，以為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令王憧憧往來

趙策

九我云奸之不可知甚矣，彼厚任以事膏以為不曲之過，彈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建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聖之得全者寡矣。

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輦也。
輦車旁也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音得趙人名之所以

事主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驥而走者

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

斷之車，不與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

外刺諸侯。刺言探侯其事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

趙策

於君因言王而重責之以重大之任責之骨之軸令折矣不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骨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骨亡走矣。

魏尠說建信君

魏尠音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以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音煩。虎之情非不愛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以愛願國故去之公之熟圖之也。

趙策

或為齊獻書趙王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一篇只用幾語而交極神駿如許史記最長此法

實名即下尊名實即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困臣使不得見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猶見臣也

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則交

有所偏者也。言賣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

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臣

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

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

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
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
未效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
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
王趙得齊故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故
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
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
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材能者也願王之熟
慮無齊之利害也

馮忌欲為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接手交款

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未詳

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

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背其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

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

言之常者人所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

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桑之能庇人者陰移而

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

一本無傳字

司景三主平水

三卷馬忌欲為趙深談

四五

趙策

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善相馬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趙王幸臣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趙王幸妾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

與段又與魏年同不若年之簡而益工但末三四言自是奇傑

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用舍皆非其人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

法有所謂桑雍者。離同桑中有蠹則膏液流於外如癰潰然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也。

言愛之甚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若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

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照天下食於唇諸謹備其所憎。而禍

在於所愛。雖謹備其所惡而禍反在於唯磨之內

九我曰按王十魏年及與客之說大同然即盡氏所謂必使王人彫鑿玉之旨意者哉同策上大都有所授之與

幽王

趙策

司空馬料趙速亡

文信侯出走

呂不韋與后通事竟

與司空馬

不韋吏也

趙趙以為

守相

守假官也馬為之

秦下甲而攻趙

司空馬說趙王曰

文

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

秦官屬少府

習秦事今大王使

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

設者無其事施陳為之

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

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

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

李牧北邊良將趙不能專倚為干城乃听韓倉之誣而賜之死李牧死五月而趙亡賢人存亡果是為國之輕重哉

內惡以下再度秦之詞也

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

秦者

舉其百而無一事可及秦

大王之國亡趙王曰

卿不遠趙而

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

願因馬以計事

司空馬曰大王裂趙

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而惡趙

之守

秦雖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

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

患

守有救則必急受之

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

秦銜賂

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

趙亡則五國有唇亡之憂

諸侯必懼

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

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

秦之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
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
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再畫計謀司空馬曰臣少
為秦刀筆謂為尚書筆以書札以官長而守小吏其
之長任猶未嘗為治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
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
以事大王願自請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
郭遺勞近勞司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
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

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
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
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嫉賢妬功臣令國
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
伐武安君使趙葱願至李牧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
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誣其以匕首
然當死武安君曰緜收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
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
木柱以接手上若不信緜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

九我曰趙亡本不係司空馬之去故于李牧之死事猶加詳未

韓倉狀如振捆捆門振也牧右臂短故為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引也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宮門趨甚疾出別門也出該門謂遠宮中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劍於口因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魏策

魏

相子

任章勸魏相子以地與智伯

智伯索地於魏相子承魏相子而子任章魏人曰何故弗

予相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

必恐重款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

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

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

輔一本作歸

君何釋以為天下圖二句言舍

國策三注平林

三卷任章勸魏相子

四九

此不當過之為智氏來伐之

智氏言何舍此而不為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趙地羣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魏策

魏文侯諭西門豹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成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

魏策

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鰲牛之黃也似虎，鰲黑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也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惠王

公叔痤辭賞田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祿。趙將魏王

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開田以待公叔痤反走，再

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直前棟撓而不

避者，喻敵之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地

棟撓以屋壓喻脉醫家所謂方脉猶祭也

也作擊

之險阻。昧見其幽决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形見其顯者。巴寧爨襄之力也。二人下所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吳起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

魏策

魏王聞市虎之說。自以為知。后內無財主而。至疑其子殺亦甚矣。

人已愈有既。亦以盡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龐葱市虎之喻

魏太子

補都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

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

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

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自己明知於是辭行而讒

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魏策

魯君論酒色味能亡國

梁王魏嬰史作壺觴諸侯於范臺是時魯衛宋鄭君來朝魏酒酣請

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釋善而言昔者帝女令儀

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遂既儀狄絕言酒曰口不喜食

后必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不喜食嘽嘽快也

易牙乃煎熬燔炙有斗而乾曰煎乾煎曰熬和調五

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曰后必必

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人名三日不聽朝遂

推南之威而進之曰后必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霍林曰諫文直

說諫論雜偉引

証典雅句上着

意無一字衆注

亦秦漢文之最

切舉業者

如岡曰凡文字

前立數柱諫論

后立鋪應或意

思未盡難且言

亦可只要轉換

得好如此非惟

見文有情而直

法亦竟數齊魯
共此論可以為
式

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親下

徒倚其樂忘死遂望強臺而嘽登曰后必必有以高

臺隈池在其國者令尊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頡白台閭頡南威之

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

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九我評

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
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
矣仲尼作縉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
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
之擇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
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魏策

襄王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

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凡六東有淮潁沂黃蕞棗無

踈西有長城凡一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

名雖小然而盧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廡田間屋

廡廊下周屋居人多故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

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人行多故臣竊料之大王之

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戊誘也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

夜一本作下

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猝然有魏國之禍夫挾強

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

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

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於秦祠春秋助秦祭臣竊

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景勇禽

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車車三百乘斬紂於牧

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帕奮擊二十

萬奮力能奮擊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

三六五魚秦以合從說趙王 五三

此大梁英說韓
同蓋說魏一體
也

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
事秦必割地效質入子為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
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
之地以外交偷取苟且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
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
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以瓜喻毫
毛不拔將成斧柯以柯喻木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
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
之患故弊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魏策

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是
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人於王處多為儀計惠子謂

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言雖小事人可

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

群臣皆以為可言此大事而人同聲是之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

明和不知群臣以為可者明見其可耶亡群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

此八句當為兩
段刑四句為一
段是發其疑後
四句為一段是
實其言欲文其
舒徐

國策二注評林
三卷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五四

魏策

邪抑亡乃群臣以智術相欺苟其同聲以為可者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未必明見其可者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乃群臣以智術相欺又未必其皆當於理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劫王必從哀王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行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

魏策

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尤我評 按此用賢而使不肖問之之說也然而衍非賢者也

惠子謂田需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善事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

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

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

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石善曰此與注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魏策

蘓代為田需說魏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壞其計畫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

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

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觀無若

群臣何也言為不便於子之故殺之亡之天下今吾

為子外之令毋敢入猶與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

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

相之魏文子即田文嬰之子也蓋犀首約身相於韓

胡如一作何如

蘓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

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行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

行之陰晉人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蘓代曰行將右韓而

左魏時屬韓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

在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王且無所聞之矣彼有外

得而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言國微弱如漏器

可也然後二子必聞之王不如舍猶需於側以稽二人者

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

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

魏策

三卷蘓代為田需說魏王

五十一

魏策

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
稽之臣以為身利而國便於事臣以為於王身甚利而於國事亦甚便
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如木枝分布而四方秦之

九我云自首至故戰場也言地狹兵寡而无險固其弱不可保也自魏南與楚至五裂之道也言與一國而不與者攻明六國

如輻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鄆至梁不過百里從陳

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陳鄭所至皆平地

故人馬不待疲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不可涉此之由

境卒戍四方

它國境或有山川關塞唯梁无之皆以卒戍守四方

守亭障者參

故其下遂言及之不成也大王不事秦大王不

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

千里一亭亭築城量以障隔之如是者參布而列漕水運

聽秦其節皆以兵威恐喝之使

庾水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

事秦也既言事秦之利又言不

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

事秦之害且言從人之不可信

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

大梁與從人詞相反

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立強兵顯

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

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

恃詐偽反覆蘓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

秦韓為一國魏
之七八字一本
作秦韓為一國
之危亡

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
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
故不言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
攻魏韓劫於秦不敢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
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
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
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
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
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

以一作乃

從人為是因矣
不激積人果何
心也

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
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
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
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
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把手也瞋目張目也切齒力言之也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
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衆口所毀雖金石猶
銷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
之前合從之計甚矣請稱東藩築帝宮受社帶祠春秋効河外

魏策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疑於黨之今臣願為大

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斬刑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完

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

故魏不臣又恐趙之益勁也交魏夫魏王之愛習魏

信也甚矣魏信即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

二事一反一正
作四段

也
智能以為信

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

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此

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

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

也且魏信舍事去相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

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

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

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

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戰大王欲完魏之交

此言國危

而使趙小心乎小心事秦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
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
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
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民族
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
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
言為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
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
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

魏策

九我云洞晰地傍故有此議論

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得地則益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為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攻魏謀曰出事

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孰計之也梁者山東

之要也如人身之腰在中者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

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

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東諸國

之脊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也

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
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
必不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
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先試兵
小之密須氏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
東為讎皆楚地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
南攻藍田皆楚地鄢郢

九我評 擊其尾一段喻最明顯

魏策

昭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
宋邲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
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邲曰分宋之
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齊爭得者
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如宋者欺之不
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

用伐宋之策於

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如以食物啗其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心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可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即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秦權重魏上冉明孰是言慮此明且熟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言或有為魏傷

策

三節即上六次上其坎之說

三不可謂不主伐不主藉又不主構也

秦之人亦不敢顯明為之恐秦先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言為與國所劫出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言與國以擯秦為不可則先去而交秦以自重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即上三事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胡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三不可必則言鬻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滅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

國策卷之二十一注平林

蘇代說魏王

六二

無令天下鬻之以合於秦使秦無多怨於人多利於已惟止兵之為安無令天下

下賣主以合余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

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

燕齊與秦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言欲為魏合燕齊以伐秦而已

為之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

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

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

君孟嘗君韓珉周最周韓餘為徒與為徒友從而下之猶

節下王之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惡扮之

燕齊讎國二句

言齊官閱燕易

船再出相仇燕

文與秦則交若

兄弟

歷叙為之苦處

份當作併併請焚天下之秦符不與秦交者臣也次傳焚

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

秦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此皆三晉之吏皆在邯

鄆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合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

蘇脩游偷揚天下之語於天下而以齊為上交蓋詐

兵齊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在脩

報以齊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

之者為足下也

之語一作語之

安釐王

須賈為魏說穰侯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為魏謂穰侯

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

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校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割地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

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

而重出地也不輕以地與人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

以為此魏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

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地名鞏子割八縣地
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
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

也今王循楚趙而講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楚趙

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

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

少割而有質求秦質子不然必欺秦必欺魏是臣之所聞於

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予常此言

之不可數也幸不可夫戰勝地名鞏子而割八縣此非兵

今王循楚地而
講言楚趙與秦
講魏亦欲與秦
講

臣以為自天下
之始分言自天
開地闢至今未
有此事

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句法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
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
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為不下三十萬
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臣以為為雖湯武復生弗
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
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
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必亡陰穰侯封邑
言陰必亡者
以私計
動之也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
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
梁自任亟以少割

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歆之則君得所欲
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而
魏先與秦講必爭事秦
從是以散言從
事散而君後擇焉擇所與於
從散之後且君之嘗割
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
不用兵夫兵不用而魏
效絳安邑又為陰啓言得二縣以
拓陰之封地兩機盡得縣啓封
兩者已盡
故宋衛効故宋衛必割
而益奉兵尤憚秦兵出地而小
故愈畏秦已合魏
合
秦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
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魏策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

周訢之更王也甚患其論王也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
甚明厚至不能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听而听支期也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豈谷於訢哉蓋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
期之所効者事 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若於其所學將盡行之
而訢之所諭者 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改其名母 子之於學也將
理庸王固可示 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以名母為不
以事而難以理 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
論也微二臣者 字一作乎

按許綰當是功
 王朝秦者

九我云如臣之
 賤一段言以臣
 下賤之人其身
 雖不足愛然設
 有人謂臣曰汝
 試入不測之淵
 而必得若若不
 得請以一鼠
 首為女殉彼雖
 為極言其必出
 而臣亦不敢入
 也

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和許
 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
 臣之賤也令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
 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
 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
 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
 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
 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
 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項楚

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

若楚王入朝秦則王以三乘先楚至秦

楚王不

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

若楚王不入朝秦則楚魏締交為一尚足以禦秦

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

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

魏相之善請應侯者

無內王納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

王命我來召相國

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

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耶吾

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

乎問何所安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

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

侯樓緩入與之議

臣今從支期

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

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

王令

見而詐辭疾

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

意雖死於

長信

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

能使應侯指王之行

願王

無憂

魏策

信陵君說魏王

九我云信陵之言
言涉紛紜練識
天下之大勢使
魏王能用其計
則秦楚趙竭力
以助韓則韓不
至於失上党趙
不至於敗安平
大國亦不至於
為秦所吞矣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非可以施厚德之人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辱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

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內有大亂

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

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蓋嘗喪地

於韓今欲乘此取之而令負強秦之禍也而平負與強秦隣之禍王以為

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

就易與利就其易與者以求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關

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於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

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

心字变化

自秦攻有懷茅
以下直指秦亡
韓之後必首伐
魏

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
 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
 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
 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
 衛與齊矣衛齊皆在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
 矣此說破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境當作津而以之臨
 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
 澤而水大梁必亡矣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
人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
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
咸魏蓋秦竟用此策

氏魏之附庸於秦秦之許之久矣秦欲而取之矣然而秦之業

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聽

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

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許昌此時屬韓在南國雖無

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

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

也他日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

綽安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秦伐

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逼城盡拔文臺墮垂

都焚石廟曰都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先時穰侯圍大梁又

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北至平闕所

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

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

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闌之無周韓以間

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

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

稅之以講以求地韓知亡猶弗聽韓雖知必亡投降猶弗肯聽秦

約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頃刃乃投質約於趙願為天下伐秦以次進兵

而頃其刃頃與鈍同以臣之愚觀之則楚魏必與之攻矣此何

也則皆知秦歆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

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以合從之說陳於王

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

地於韓音所委者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有其功且無其禍

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

黨於共寧使道已通是時秦歆取韓上黨故蚕食其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

道使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因而關之出入者

賦之

及道既通因而設為

是魏重質

猶韓以其上黨

也

是使韓以共有其賦

韓魏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

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

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矣衛時今不存韓則二

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難取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四國皆秦所制

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乂

魏策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

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繒禹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

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

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

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

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

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

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

此歷言恃接而無政者國必亡

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
或化猶於利比近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
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後
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猶王有
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
王之熟計之也

魏策

季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卷不申頭
塵不去衣卷不暇伸頭塵不暇沐以欲見之速也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

人於大行大道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
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
非楚之咎也曰吾用多資用不臣曰用雖多此非楚咎
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
欲成霸王舉動便欲成舉欲信於天下一舉便使恃
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
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魏策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自郊
 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
 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知者信陵君曰何
 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
 得而知也能知不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
 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符國鄙救邯鄲破秦人存
 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
 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忘謹受教

按史記曰夫人有德於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語更有味

魏策

縮高金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縮高之子仕於秦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
 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
 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

復致也一

安陵君使人引復信陵君之命申言信陵君欲仕縮高使者至其地

高曰君之幸高也信陵君以命臨幸高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

攻子守人大笑也人之所見臣而下是背王也子見王而

遂降是背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

戰國惟此策大類左氏

叙事從容

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上受詔襄王安陵趙襄子所以守此地封後附庸於魏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成憲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不得與焉雖遇赦不得與赦今縮高謹辭大位五大快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

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妻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策

景閔王

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

始

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

設詞易地實欲得之

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

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

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

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

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

廣君之地

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

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

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

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

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

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

突也

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

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

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

按吳王開閭欲殺王子慶忌安

惟詐以罪亡今

吳王焚其妻子

走見慶忌以劍

刺之

國策三注

三

唐睢不辱使命

十一

侵降於天休吉徵侵戾氣自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
三子言之為吉怒伏尸二人刺王因流血五步五步之內天下縞素
後自殺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橈橈顏色長跪而謝之曰
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
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李九我戰國策三註卷之三終

新刻李太史選釋國策三註旁訓評林卷之四

韓策

韓

烈侯

聶政為嚴遂刺韓相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正議直
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比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
以救解以救至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逃亡而去求
人得解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之
里名深井有聶政者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

坤曰西國字
有星色

舉六斗秦
一斗曰粉

於聶政以意厚之以意氣典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

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元矣敢有請

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嚴遂字

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

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

旦夕得甘脆以養親甘美也脆小親供養備義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屏辟去之因為聶政語曰臣有

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

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鹿麕糲之費以交足下之

馭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

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為幸老母在前尚在政身未敢

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

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

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

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

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

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我雖義不肯受然亦可謂知政之深者夫賢

者以感忿睚眦之意睚眦怒視也言感于睚眦之忿而親信窮僻之

汲收此一段乃
見政心事

汲收此一段乃
見政心事

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
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
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
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此言嚴仲
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
族盛多君處兵衛甚設設陳也所居處之臣使人刺
之終莫能就功功成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
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
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

此處不露主意

得失謂相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卒國而與仲子
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
韓適有東孟之會地名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
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
殺者數十人因自刮面以刀刮其皮抉眼屠腸以召
其眼自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懸
屠出腸久之莫知誰政姊安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
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乃之韓視

之曰勇哉氣矜之隆以其甚盛是其軼賁育車相出

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

我故也今死而不顯其名非為父母兄弟之故特恐累及我故耳大愛身不揚弟

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

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

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

其姊不避菹醢之誅菹醢蓋菹之類肉醬也以揚其名也

九我評

聶政之勇不待言矣乃其姊一婦人耳不備菹醢之誅以顯揚其弟之名更為

人所難

韓策

昭王

蘇秦以合從說韓

蘇秦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

坂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名夷名

又谿子陽匠名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皆射

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率是百發不暇止遠者

達曾近者掩心韓李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

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大阿鄧國有工鑄劍故名鄧師宛人於馮地鑄劍故名宛

錢孟白此悅詞

伊反我言韓事

秦之失其要左

割地

知岡曰六國惟

韓逼近秦慮說

之難為力

霍林曰有首至

人當百不之言

也言地險固兵馮汝南西平有龍可淬刀劍冥山棠谿墨陽龍淵皆
堅利卒勁勇地名鄧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伯史作合脾

未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鞞

首鎧鐵幕革扶吸芮鞞鞬鐵幕革扶吸芮之屬无不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

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

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

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

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

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

也

九我日以韓卒之勇四句持前首鎧絕繳西岸未俱用此法

韓所患者在割地故此篇極言制地之失而以牛後之喻激之

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賈禍

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鷄口無為

牛後鷄口雖小乃進食牛口雖大乃出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

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

之詔教之敬奉社稷以從

韓策卷之六 蘇秦之說 韓策卷之六 蘇秦之說

襄王

張儀以連衡說韓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

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以豆為飯一歲

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

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

矣負擔以結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

已除却守微亭障塞之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

匹虎鷲之士凡鳥獸勇跣跣謂徒科頭不著貫頤奮

張儀音徒句

蘇利後二句
言馬步疾前
足探向前後足
蹶于後前后蹄
間一擲而過三
尋

戰者貫被殺者之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

之衆探前蹶也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

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

頭右校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

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

鳥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

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諸侯不料兵之

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此周以相飾也皆

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

韓近秦故直言
下甲宜陽言其
便如水之下流

而聽須臾之說即談間即註誤人主者註亦無過於

此者矣大王不事秦之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

上党之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韓死名桑林之苑非王之

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

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

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救

邑惠文王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

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

事待韓之命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

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國策三言言材

韓策

客卿為韓說秦

客卿為韓說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

知其國不知異國言知已而不知人彼公仲者秦勢

能誑之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謂秦之強韓珉以兵向之其議

必病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遠薄梁郭所以不反

魏者魏合以為成和猶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

此言珉進四國之兵以攻秦也首垣魏地至首垣薄

梁郭而不與魏反蓋欲與魏和過南陽而西攻秦也

所以不者攻秦不果皆曰以燕亡於齊喪地魏亡於秦喪地陳

蔡亡於楚亡國此皆絕地形大小相絕而四國群臣比

以字統下三句自是文法非衍也

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群臣不果伐秦之

令王位正能正貴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

愛習而待從者謂儀不事大臣魏也是從臣不得干公孫郝之

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謂臣之事蓋

以防交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群

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

齊韓而不加貴病二國而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

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二國嘗因郝以交則

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

此甲王之明一也一段群臣比周蔽上之說

王之明二也一段大臣為諸

國策三注平水

四八各列為韓說秦

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鄆里疾請無

攻韓陳陣而辟去軍陳以不攻者故解散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

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且構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

之也茂黨魏者楚趙當時與魏不合茂合楚趙而反敬魏於我其欲攻宜陽王猶檢察之

群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謂上四事臣故願公仲之以

國待聽命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或諫公叔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治於薛公而輕

計

韓策

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或說韓公仲為秦魏之和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一乳兩子曰孿唯其母知

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

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

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

成而非公適而束之謂秦魏和成非出于公仲之約則韓必謀矣謂

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後人則韓輕

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

秦魏和則見不
和則爭事此正
微羊之介非智
者不能察所以
終戀子之意

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為秦魏之
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而東
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我而成也是韓重而主尊
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
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干秦今裂地而為諸責其報如今券契然
侯公之事也此上策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
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士則相猶此王尊而身安矣為下也言以特公之下策耳
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勢必相違而和好不終秦怒於不得魏必
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

布而割也布喻秦魏割喻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
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
疑也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王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
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
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先
秦而與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

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猶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盟韓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西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

先計謂不待先計而知韓之重于周也

之加務也加意務合秦

釐王

蘓代為韓說秦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

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蘓代因為韓說秦

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

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抗一兵不殺一人無

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言以此秦王

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吾恐韓之變詐難測而今果從橫

韓策

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

下文皆不欲秦韓之合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

是天下令韓可知矣秦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

萬乘也秦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老於游說皆積智欲離秦韓

之交積其智慮伏軾結鞶西馳者制駕牛之具未有一人言善

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

不欲秦韓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

合必伺韓秦伺而圖之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

曰善

策

一篇雙關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冉之明君也申不害一冉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牟之國也均敵申不害與昭釐侯執

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

不害之計謀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

靡於天下矣靡茂是魏救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

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

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

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

我執珪四句言我執珪而臣於魏七君又得志而驕矜於外而蔑視於天下是魏自救也

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今秦欲人尊事之有梁君朝韓
 以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
 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
 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猶言西方晉文
 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謂霸令成
 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
 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
 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
 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

其心使之為實者攻其形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
 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編其至家撫安之
 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
 小費而隨諸御而隨諸御身執禽鳥為費而吳人果聽其辭與
 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
 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
 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
 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
 而攻不如吳而臣上下以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

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往井中而

以得東孟之會政陽堅之副刺相兼君許異韓氏人

列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無不聽令者則

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

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

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

謀哉言無前日之誰可以久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

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

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諸侯之與於

今強國將有帝

公猶尊

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吾

強秦將有欲為

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尊秦

韓氏之

有能以國先事

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

秦者其功甚桓

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

公許異等

者亦無它也知所尊今強國將有帝王之尊謂秦而以

夫先與強國之

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

利世无提法此

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

國成不成皆有

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

利下正言之

帝而霸皆由我立之為強國之事不成猶之為德我

也猶以我為德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聖人審時之計

燕

文公

蘇秦始師合從說燕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池易水地方二千
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
碣石鴈門之饒碣石在東鴈門在北不得言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

燕策

靈赫曰有首至
天府者也
燕地廣其富
饒言燕不被
兵者以趙蔽其
南也秦不能踰
趙而攻燕也

則能攻之意謂
無趙以蔽之則
燕被秦兵矣

如周曰燕于秦
稍遠矣而趙則
為燕之蔽秦不
能踰趙而攻燕
而趙則能攻之
故必親趙以
損秦

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
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
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為之蔽於
其南也秦趙五戰設詞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救
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
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猶言繼踵也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
萬之衆軍於東垣矣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府南故常山城度呼池

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
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
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
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南原作長從大注改齊趙強國今主
君幸教詔之合燕以安燕故以國從於是齊稹秦車
馬金帛以至趙此在說諸國之初
九我評 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一段只是唇
亡之喻但詞氣激昂諫動人至之聽耳

燕策

王噲

燕代為燕謀齊當時說昭王

燕秦死其弟燕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耒耨
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
周至趙所聞燕王高誼更賢於東周聞者臣竊負其志抱願見之志乃至燕
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王也觀臣知主王曰
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
王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

趙王惡秦陽之
專權故稹秦切
說而短之燕之
權在於大臣故
代初說而即游
揚其群臣下吏
此皆揣摩之術
也

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
 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則自為無
 以諫者非忠臣也臣不能諫則非忠臣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
 非所敢欲伐也雖知其仇以其強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
 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
 而聞于外則危令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
 報齊因喪見身自削甲札札木簡牌之薄妻自組甲
 紼編組穿甲之繩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
 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

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救力不足矣
 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
 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
 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
 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
 長主也而自用也自恃其強不南攻楚五年積積散
 西困秦三年秦為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
 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一作舉五千乘之勁
 宋卒猶拔而包十二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此其君之欲得

也得其其民力竭也但其民力已竭安猶取哉言齊不可且復攻取

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

救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

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亦以養民力所以備燕也

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內救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

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毋弟以為質寶

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

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乃接上起下之法

燕策

言卒禾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

內寇不與在內亂而不和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外王自治

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治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燕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問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連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

去而顧之反在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

天下有甚為臣伯樂乎此句是一篇主意

頁心同享二少二說

燕策

臣先後者助為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壁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獻此以為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蘓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

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

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

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

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東方有比目魚不比

以不一為無類

之何此倒文法

不行謂之鯁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

魚也魚二喻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

人再求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魏韓趙也

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

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再喻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

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

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

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喻三物者以上人之所

能為也山東王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

東相合數句
秦有昭王

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
可長存言山東勢存唯不之卒者其也猶出土以成韓
梁之西邊卒然有變則出土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
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
三國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
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
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
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
三晉攻秦

燕策

燕昭王也
非儂此說能
然而所之也
半其善附歷新
附之民勢未可
以有事又諸國
從之者最故為
里詞以給其國
是儀之橫有天
幸也如之數年
收集繕之有其
緒則若云者固
昭王之所嚆而

昭王

張儀以連衡說燕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
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趙欲并燕約與代

王遇故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
可以擊人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伐王飲

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歡飲即因反斗擊之
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厨人進斟羨熱而毀之是羨

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

奔者更言魏
復重燕使約
使如初與昭王
之素所蓄積也

奔者更言魏斧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斧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武靈王王之狼戾無親如暴戾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却和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趙地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哉

如嬰兒

言智識絕如小子

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令

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

五城

九我評 六國怵於秦威而聽張儀皆嬰兒哉不

獨燕王也

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為出於有意而非兼養好德之良非古也然區區徇其主者報死之為亦不類三代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將欲破

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掩其

不備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破然得賢士與共國

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破讐者柰何郭

隗對曰帝者與師處賢而師王者與友處賢而友伯

者與臣處臣奉令亡國與後處役僕詘指而事之詘

猶折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

息而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使人趨則若已者

至焉亦據也據挾矐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怒睚眦奮擊

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道致仕之法也猶服

事事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

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

誰朝而可隗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

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

得千里馬馬已死買有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

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弁五百金涓人對曰

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買

霍林曰市馬之喻亦美談也太史削之絕於疎畧矣

青陽曰隗留與禮之誠是也使其未昏能無累

於明哉且后隗
而至者禮之能
如隗乎不能如
隗是廣途而自
塞之也夫之動
物尚矣以虛鼓
為者未有能得
實應者也其固
然哉

九我曰燕昭郭
隗皆三代人也
欲為國雪耻君
臣問對專欲治
賢而事之此
無競維人之訓
也款無與得乎

馬馬今至矣千里馬於是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
令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豈
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至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
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然樂佚輕
戰不以為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
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
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惟獨
莒即墨

燕策

楚之淮北宋鄰
也宋破則此地
殘祗以肥齊矣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

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齊事

而又助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殘破也肥亦大齊

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

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

下而忌燕也愈甚矣款以信齊而齊未然則足下之

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

宋肥讎而由負荷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

之國并宋與楚淮北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山

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

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

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

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

人紫齊桓公好服紫當敗素也而賈十倍取敗素以

反十倍正轉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

敗為功意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

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幸

為燕謀而去齊為齊伯主使之盟於周室皆秦而使盡焚天下之秦

符事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秦挾賓

以待破史云其次長賓之秦挾賓秦王必患之秦

再昭王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

一國都為功不難割一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

以窮齊之說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

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

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親信之臣令接

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

此下設言為秦
蓋策令與燕趙
相信因而驅使
韓魏以攻齊
謂劣齊也

秦有變因以為質二國若疑秦有變則因以二君為質以信之則燕趙信

秦秦笑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

韓魏不聽則秦代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

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

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

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

願有反地之實則得所利有立帝之名又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

驪猶棄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

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

危燕趙用保

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

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

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

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

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

有德蘓氏聲資蘓秦車馬以合從子之之亂而蘓氏去燕燕欲

報讎仇於齊非蘓氏莫可乃召蘓氏時蘓代在宋復善待

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蘇秦列傳第五十五

燕策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放高宗子

信如尾生高即微生高廉如鮑焦史鮪即史鮪兼此三行以

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

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清靜不擾歸耕乎周之上地

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

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

廉如鮑焦史鮪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

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

披伐之偽詠恐去後人短之故托言忠信又謂萬乘之主不制謂群臣其有固之術審夫

讀

不倖生故軫生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

憂不足乎憂亦完也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地名

塞齊不出營地名在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

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竹器

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屬渤海

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去去猶失也周室之上

上上地燕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周軌而朝燕臣

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

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

不得蓋事語友
辭令人猶然

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
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
之對曰矜有力人戰砥磨劔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
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
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
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
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
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倚床立不得
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

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
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
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
不歸其妻愛人與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
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
而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
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
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
者寧佯躓而覆之詐偽頓頭而於是因佯僵而仆之

白虎通義卷之四

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
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
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
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匹
夫徒卒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
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九我評之忠而被謗信而見疑大都有之第蘓代
設為佯蹟覆酒以得罪主父之論不過
為自固之術

燕策

蘓代為燕紿齊趙

與一作令

道取陰取也與
下文無涉

蘓代謂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

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

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蘓子

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者蘓子也與齊王

謀遁取秦以謀趙者取言與蘓子也令齊守趙之質

子以甲者以甲兵又蘓子也請告子以請齊請以上

奉陽君以衛守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亦

請於齊甲守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

累也言趙惡伐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也知有累而奮為之欲謂利燕

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亂也

已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

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二皆曰齊奉陽

之齊王使公玉曰命父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

反前下必不任蘓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

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

順其順也甚始與蘓子為讎見之如無厲今賢之兩

之以代為賢與之並愛已矣吾無齊矣言與齊絕奉陽君之怒甚矣

倍趙因各不信

趙與奉陽君遂

倍各可循也

句疑有訛理皆

不通或可上當

有不字方接得

下文或可即不

字訛

此下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

因是而倍之齊因此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

後不可柰何也若不以此時大亂齊趙之交故齊趙

之合可循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耻

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音癩不足以為臣

辱苟齊趙之合順而無害國之利然而臣有患也臣

死而齊趙不循使代死而齊趙惡交分於臣也而後

相効是臣之患也倘或齊趙以交之分為由於代惡

未死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

代既不死而為
此又謂韓魏之
順皆田于齊于
是為之取秦而
深結趙以勤之
則三國不順而
近於相攻矣雖
為之為此也

此代之無意

堯舜之資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

之力而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

以成所欲王何疑焉死而可以成利燕臣以不若逃

而去之詎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假韓魏而為之

取秦言為齊以交秦是深結趙以勤之而燕復厚結

以怒齊也動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為之不累燕亦

不言於以吾故以用也吾弗予相又不予卿也子言燕子

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故臣雖為

之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又不欲王欲猶後

自相攻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

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舉之戰而報其

父之讎令臣逃而紂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

說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

衛張儀逃於楚白圭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七

劫之求地望諸攻闕而出外孫之難薛公釋載逃出

於關三晉稱以為好士太史公曰故舉大事逃不足

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七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不欲王不欲燕

用代也

伊尹而下終上

又逃之策且舉

此之善反覆言
死言逃生於紂
齊蓋不淨趙猶
不終故紂者在
于絕趙于齊此
代之本旨也六
游辭甚矣

國策卷三注平不

燕策

燕代獻書燕王

九我曰燕昭即

位無復不難非

一日矣燕教至

燕在十七年后

又十年始合五

國以攻齊其

患齊少強志未

逞也燕代之徒

為之間谷離地

之交數秦少怒

勸之以伐宋驕

其兵而羅其師

齊卒以亡伐有

力焉而吾不數

何也燕殺之為

燕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言人故獻御書而行燕侍御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

不信臣上賤將輕臣用將多望猶於臣齊有不善

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

攻齊將與齊燕買猶臣上之所處重卯猶言也王謂

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

可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

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王典去燕之齊可

燕約 信又服

人卒用以此勝

何暇乎代之為

哉伐之輕詐及

覆效用於燕亦

昭王之資明有

以御之非所以

成功也

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及五年齊數

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

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齊之信燕

也至於虛北地言不設備行其兵以北兵今王信田

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且攻齊使齊大馬而不言

燕使人如大馬制於令王又使慶燕令臣曰吾欲用

所善王苟欲用之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醜釋臣專

任所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九我評 將不信臣六患為人間者所均有也

燕策 卷下 三十一

燕策

言秦之恃強此
五游詳

燕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燕代約猶燕王曰楚得枳而國
 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
 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
 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顯然而告楚曰
 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夏潦水漲五日而
 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夏潦水漲四日
 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
 及怒寡人如射隼矣喻其易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

此言下江軹道
由南陽而封冀
邑使不通對當
如對函谷之對

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正告韓曰我
 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
 日而莫不盡繇我音搖離两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
 以為然故事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
 太原卷絕下軹道：南陽封冀封：陵冀燕包兩
 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鉅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
 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洛陽決宿胥之口魏無
 虛項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
 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國策三十一

燕代約燕昭王書

三十一

前說正合天下
斗下乃以欺詐
天下

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
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
女戰因以破宋為齊罪此愚夫秦之計秦欲攻韓恐天下救
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
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
齊為天下罪此愚夫天下之計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
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止絕矣殘均陵塞黽隘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

塞黽隘為楚罪此愚夫楚之計兵困於林中重燕趙恐燕趙
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
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謂連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
遇敗於馬陽並趙地而重魏恐魏襲之則以葉蔡委於魏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此愚夫魏之計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稜
侯為和羸則燕欺舅與母羸謂勝適燕者曰以膠東適
同即上云因以為罪道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
者曰以塞郟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其
无窮不用兵如刺蜚喻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
可致詰

死秦之孤言死於秦者之孤子

列國惟燕不為秦

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令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王三地被禍居晉國之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燕代重於燕上反約諸侯從親如燕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燕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燕策

燕代為燕說趙王

趙且伐燕燕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也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得蚌并得鷸今趙且伐燕也趙久相支以救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孰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燕策

惠王

樂毅去燕適趙

趙楚韓魏燕

直叙毅功簡而

盡

按史記趙封以規津魏昭諸君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伐之將樂毅奔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

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

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

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且休兵而謀國事將軍過

聽以與寡人有隙遂相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

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

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

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恐及於斬殺之罪以傷先王

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毅非又也故遁逃奔趙自

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上者

臣恐侍御者之
不察先王之所
以重臣之理
云書中多是
說此二句

成功立名是一
篇主意

此所奉無補本
奉教君子相應

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
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貧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
隨其愛不以官爵蓋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
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古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
侯不通出閭則以節傳之毅為魏昭王使燕王以
客禮待之毅遂委指為臣故叫云得假魏節入燕而
以身得見燕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權之乎賓客之
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

下叙所以事
王之由

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怨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
齊為事臣對曰天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
開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
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
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趙若許約楚趙宋
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而起兵隨而攻齊以
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

言元王功大厚
去以自明

此叙先王所以
平之由

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率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則寶車甲珍器盡收
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齊所得燕器齊
器設於寧臺剗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剗丘所植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慄於其
志慄快也以臣為不頓墜命不墜故裂地而封之對昌
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
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
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

此見先王之政
可以守不宜
初死而遂背之

此蓋明其不輔
趙攻燕以解惠
王之疑以戰國

在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
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今詔後嗣之
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
皆患庶孽之亂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
昭王預順之昭王預順之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
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以闔閭比昭王夫差弗
是也不然子賜之鷗夷而浮之江取子胥屍盛以鷗
之故吳王夫差不悞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
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

友愛之由而有
如毅規其言奉
教於君子則所
爭必有自來矣

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
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
為利者即所謂乘燕之救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
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
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
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九我評 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過於慟哭

王喜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
召昌國君樂間子毅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
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
不可曰以三三倍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
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鄣使慶
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鄣使

燕策

九我云按燕方
以百金壽人面
即乘間代之燕
王喜非人笑樂
問諫不聽而去
此殆智士燕王
召之書詞微婉
此亦可感矣卑
下不近人情亦
百金壽人之意
間之終不返

霍林曰文章固能達意亦能飾音鏡王遺樂問書本是怨問音問然詞氣委托讀若不齋其有怨非以其文之故耶

樂乘以五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喜以書謝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欲正言其願復用之意恐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也也也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不寡人所望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問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

尤我曰此書意婉而切文法而施足稱佳絕

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此下直責問去燕之罪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也也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也也有薄而故厚施也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有過失當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於或作請无所取之處已處人俱夫竊為君擇其所處而無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

惡也

有美則聚有惡則掩

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

家雖不和亦

不可言於人

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

雖不肖乎未如放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

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之失

掩寡人

而明怨於

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

自非苟然者

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

所謂任不肖之罪

不難

受也本欲以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

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

况傷人以自損乎

傷人而反自損

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

如岡曰寡人雖不肖卑以下是一邊有解一邊清問

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

以去惠曰苟與人之異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

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

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

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

善論人者必先已善論人者必先已無失可脩

議不累

物善議人者必先已不為惡名所累

仁不輕絕智不簡功

簡猶棄也

大功者輟也

輟止也

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

累之宜在遠者

既遠之臣可耳

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

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之怨而追思先王厚意若曰尚或君之意曰余且匿心言不善於
恩復反國而教我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齊
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唯君圖之此寡
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
卒留趙不報

九我評 書詞條達婉麗可玩可學

燕策

一篇中如田光
荆軻樊於期高
漸禹皆激烈士
何其巧相植也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忘歸逃走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

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大傅鞠武曰燕秦

不兩立願大傅幸而圖之幸謂我武對曰秦地遍天

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

見陵之怨丹質秦秦欲批其逆鱗哉喻觸其怒也太

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

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以待之太傅鞠武諫

曰不可夫秦王始王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足為寒心寒甚

九我云此亦是
合德靈壽寄以
緩亡不可救
亡

則心戰恐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
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
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
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憂思惛昏且死須臾不能待且非
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
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
之時也知利且至而曲為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
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爭可與之謀也太

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
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
馬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却行而引導跪而拂席
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
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
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
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衰老而精神消滅雖然光不敢以之
國事也不令所圖有關所善荆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
生得交荆軻可乎由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

到與引以荆軻

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丹所白於先生其所以

言者皆國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躬

而行致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躬

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不及幸而教之

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不自矜

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

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

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

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氣勢作威福吉私交以立強於臣胃之

光之死非力泄
之耳
欲勉荆軻使死

俠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

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

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以膝行不立有頃

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

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

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

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時諸侯嫡子亦借稱孤今

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

內之王者其意不廢今秦已虜韓王虜韓王安盡納其地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段是金篇主意

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頭漳鄴而李信出大原雲中趙不支秦不能抵當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也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示之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使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取償於秦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弃性命由言不知

按荆軻不逮莊政遠其政之辟仲子也以百金荆軻則終于車騎美人之間矣

死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所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君之上舍以寵異之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備諸珍奇之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無可以資取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慕求之

金千斤邑萬家

募求

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

圖

督亢燕膏腴之地也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

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

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

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樊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

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

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大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

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軻

九我公欲輕易
得入一頭其終
語如是不客不
刺骨也伏劍也

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搯其胸刺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

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

勇者奮力必以
左手扼右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痛之
極也

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

既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以函盛
其首而封固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

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濡衣
一縷

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

以藥淬匕首
為淬

以十三歲之童
子輔行計亦疎
矣

年十三殺人人不敢悟也逆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
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遲以為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
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
日往而不反者堅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
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請
辭而決去遂發車駕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祖謂祭道路之神封土為
餞之飲畢乘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
車轍之而去

變徵為商
蓋悲音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

其音
忼慷
壯

不得志也士皆瞑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

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貨幣物厚遺秦王寵臣

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

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供給貢獻與而得奉守先王之宗

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

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
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
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視武陽
而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少假之辭色使得畢使於前悉其所獻秦王謂
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上窮
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
未至身秦王驚起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搃其室持
其劍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鞞

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倉卒而出於不意皆盡惶

惶失常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

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

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

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搗荆

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

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

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

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屈兩足如箕曰事所以不

叙事如畫

飲王推之於背
今前短易拔故
云負劍

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秩地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款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

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九我評 軻之有高漸離即聶政之有姊皆天生

奇絕也

宋

景公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公輸般魯之巧人為楚設械械者雲梯之屬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百舍百里重爾累抵如爾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

子善聞其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

宋策

子曰聞公為雲梯梯之高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
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
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
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救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
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
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猶矣墨子曰荆之地方
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救輿也荆有雲
夢岸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龜鼉為天下饒宋所謂
無雉兔鮒魚者也鮒即鯽魚之小者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

荆有長松文梓榘楠豫章五者皆大木宋無長木此猶錦
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
曰善哉請無攻宋

別成

臧孫子料荆不救宋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之

甚勸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求而得有憂色何也

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取

齊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怨

宋策

齊救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君偃

宋君偃不善應祥

宋王之時有雀生驢鳥欺於城之陬隅使史占之曰小

而生巨必霸天下太史蓋遜言以避禍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

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咎地盛血

以車囊懸而射之曰射天輒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

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冠不以示勇剖偃之背鏗

衛策

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臣也遂得病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衛靈公此春秋時

復塗偵諫衛靈公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亦幸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

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

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

權臣蔽主無如

衛策

衛策

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
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救也若竈則不然前
之人燭而向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
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
子瑕而立司空狗

嗣君

至言失時之喻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車兩傍曰驂
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皆言車至門扶御

下教送毋曰滅竈將夫大入室見曰曰徙之嘯下妨
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
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

中山

中山君以壺殮得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別試也言已司馬子期中山人在

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

山中山君亡去國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

顧謂一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

中山君饗羊羹不遍固非矣

然為人臣者乃一枉愛之故而

亦謂之賊臣而

己
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

下壺飡臣父君為一壺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

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山君喟然而仰嘆曰與

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猶在也言施怨不期深淺其

於傷心傷人之心吾以二杯羊羨亡國以一壺飡得

士二人





